

禮儀典第一百三十四卷

弔哭部總論

春秋四傳 文公三年

春秋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注經書五月又

不書日從赴也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注王子虎卽叔服也新

爲王者使來會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胡傳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大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

驂於舊館而不吝 淮澤陳氏曰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若不脫驂以賻之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 趙氏曰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按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文公九年

春秋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注

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

風本非魯方獄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爲禮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孔叢子 獨治

陳王曰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

杜佑通典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

漢戴德曰君弔於卿大夫錫衰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經疑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經明日主人衰經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經不舉諸侯弔於寄公亦錫衰諸侯相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衰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經朋友弔服有經經大與總麻經同素冠素帶既葬而除皆在佗國則袒纁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衰素總加麻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經其妻相爲亦如之朝服不髻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

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人臣人臣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劉表後定喪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廳進卽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魏明帝弔陳

羣詔曰司空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尙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
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
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領軍朱鑠喪自
卿以上皆去冠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
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衰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
士杜希議以爲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故周人去元冠代以素弁漢去元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
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反古今
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於士臨殯斂
之事去元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元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禮合儀自後
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元冠
代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經貫左臂去杖迎拜於大門之外見馬首不
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於大門之外又按禮三年之喪

終服而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葬而弔 蜀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衰以居它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衰布弁而經三月復吉其弔主則服弁經疑衰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衆妾如君弔它國卿大夫皮弁錫衰不經君使人弔祔主人迎於寢門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門外君使祔者左執領右執要致命訖入室衣尸乃出它皆如弔既斂之後不衣尸委於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來者拜訖皆卽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衰用緦麻布而夾理之曰錫士弔服以疑衰用錫布爲衣而素裳擬於吉也其冠各以其衰歸其家猶弔服弁經以居其以它事出則脫經三月旣葬服吉五代兄弟相爲亦然凡大夫弔其臣異者主人不迎於門外主君入卽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

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陳舒議至尊臨溫公夫人喪按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經錫衰哭大夫士則弁經疑衰此皆當時殯葬之間服耳今溫公喪已久遠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禮變今以白紵深衣

當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應深衣而已著深衣者不復變服其餘侍官謂當公服直衛不應後哭

宋崔凱云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於門外見君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衆主人袒卽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至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明日主人衰經拜謝於朝今代人君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孝子左貫首經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更持板弔於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板孝子再拜有弔賓主人迎卽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答拜主人入卽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相弔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

凡言孝者
即喪主也

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

乃從命還位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也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

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統此禮已廢並未詳旣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卽以練冠功衰受弔耶徐廣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衰立於戶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

闕三字

去出室還至戶更哭

朱子大全集 答徐君甫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竊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旣與死者平時分疎但少變平日以存古意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葉味道

曾子問曰婚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當不弔乎 恐無不弔之禮

大學衍義補 家鄉之禮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劬劬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 檀弓曰弔

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公羊傳曰車

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 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 呂大鈞曰

詩曰凡民有喪劬劬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賵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

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主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禳除供帳饋食之具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臣按今世俗於親賓來弔奠往往說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故呂氏所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也又世俗之人送往之日親友釀錢爲主人設宴於墓所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預飲餽此何禮也今此俗京師尤甚夫京邑首善之地其所爲如此何以示天下四方乎乞敕有司痛加禁革自京邑始然後推行於天下

弔哭部藝文一

弔蕭孟恩文

有序

晉東哲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哲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嗣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

舊友人陽平束皙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麥糲一器以致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有序

前人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哲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

同志舊友陽平束皙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於子宗祏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

闕

遙望子第

銘旌藁立旣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祛子不我執魂兮魂兮於焉栖集

弔陳永長書

四首

陸雲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此凶閔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

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首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何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貴舍雨淚霑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二首

前人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奈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剝痛當奈何奈何想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

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
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敘悲苦計往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歔

爲諸婦祭新婦文

潘岳

潛形幽櫬窳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敘啟殯今夕祖行
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儼執箕箒偕奉夕朝髮髻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
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省弟帖

王羲之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叙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
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
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建安帖

前人

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繇言告臨紙摧哽羲之報

弔劉文範文

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值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叙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曾不睹于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弔千載之恨

傷友人賦

江淹

泫然沾衣兮悲哀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挺靈枝而啟胄輾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迴韻慧志聰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攀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旣潔將似秋月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誓芳慟琬琰之永闕余旣好於斯友乃神交於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竊生平之遊遇旣遊遇兮可尋乃協好兮契心懷愛重於素璧結分珍於黃金拾一代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故高術而共逕豈異衷而同襟爾挂情於霜柏我發意於冬桂擊千品之消散鏡百侯之衰替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披圖兮照籍抽經兮閱史共檢兮雒書同析兮河紀旣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豔兮錦起聲古今之寶賁殫竹素之琛

奇信朝日之徒景屬夜星之空移覽秋實於囿苑摘春華於東池蚤同歲於上京未滿年於下國爾
湘水兮深沈我前山兮眇默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遙
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滢結深痛於爾魂魂綿昧其若
絕泣縈盈其若結爰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金雖重而見鑄桂徒芳而被折百年一盡兮貴揚
難於後烈

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唐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圻而頽或礪而宰陰流泄漏濺沒滃溢碩鼠大
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噫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
險睽睽欺苟腴賤暗胸輕鬻妄走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
具是舟輦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鄰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
之遊酌觴於座與涕俱流

祭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羣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喜爲跼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片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哭尹舍人詞

并序

宋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於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

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嘯朋爭相教惑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於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鈎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於人而用於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豐於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己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人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於庭則以謬謬見黜處於邊則以威懷取寗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於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覺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天險狠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